

懷鄉記



柳雨生著

柳雨生著

懷鄉記

太平書局

懷鄉記

翻不所版
印准有權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初版

每冊定價八十元

著者	柳雨生
發行者	太平書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太平書局 電話九四九一五
印刷所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序

自從民國二十九年夏天我的「西星集」出版之後，迄今四年，所寫的散文雖已不少，都未嘗結集過。這裏所收集的幾篇，寫作的時代就是從那個時候起，直到最近的，但是因為經過一番選擇，並且我自己又向來不喜歡剪留發表過的文字，隨存隨失，算起來也就只剩了這一點兒成績。

「漢園夢」開始寫於二十九年七月，當時是替宇宙風寫連續性的文字，而以北京大學及北大人做題材。直到三十年底香港戰爭爆發時止，所寫約有七八篇，除一篇「記北京大學圖書館」係登在香港出版的大風，手邊並無存稿，其餘的大體都輯在這裏，益以「再遊漢園」，「不是萬花筒」，讀者們想也可以彷彿舊時北大的風貌。三十一年夏天起，我又在上海某報副刊寫的「憶中之北京大學」，也是連載的，用的却是文言，如「北大人」，「譯學館」，「文憑」，「三考記」等，因為未經保存，這裏也就暫不收入。

關於「廣州的吃」，這篇文章是香港戰後我重返到別離了十餘年的故鄉，住過月餘，後來返滬後追記起來的。發表之後，曾有人投稿到古今去提出飲食的問題要求解答，我因為自己實在不喜修談飲

食，亦乏飲膳正要之意，竟未置論，現在收在這裏，爲這與我並無結過什麼緣的故鄉做一紀念。記得旁人有兩句舊詩是：「橄欖青於肌者面，木棉紅似戰士癡」，似亦頗可爲今日的羊城寫照。則飲食云云，亦可鑒矣。現在順手鈔在這兒，蓋已不止是一而再的情感作祟，然仍寫出，只是無鄉愁的懷鄉症而已。其他像談「自傳」，據說在發表之初，也曾引起過一點批評的，後來弄得蘇州某報的主筆先生，竟在約我爲他們做的文字裏有意的替我加上一段衛道載道的話，引爲同志（參看本書「海客譚瀛錄」第六十）然而我終非見道之士，平淡得很，永遠喜歡發自己的陰私，供別人的咀嚼，却絕不喜歡去提綱挈線，唱做俱佳的向別人大聲疾呼。這使主筆失望，也真沒有辦法。我的薩天師語錄之一的「癡根譚」，即是同樣意趣的一個反面的對照。另外有一篇「秣陵十日」，也是自己頗爲愛好的，發表後却未能剪存，這個集子遂不能收進，這倒決不是爲了什麼嚴謹的關係。

論話劇的三篇什麼什麼「記」的，和「學優」一篇，性質是相同的。我是一個對戲劇有着濃厚興趣的人，所談及的人如石揮，蔣天流：等幾位我都認識，但都並不能算熟，我也始終止於一個臺下有心的顧客。我相信這幾篇東西並無什麼時間性，並且寫出的時候，就對它很熱心，很喜悅，現在也還是如此，不過因爲近來又不常看戲了，所以還是抱殘守闕。

「南京的馬」，「看相」，「木偶戲」：等篇，兩年來相繼的發表於上海一家報紙副刊上，所以長短不同，並且有時用白話，有時不用白話。我是受過極古的古文調子的訓練，並且在學問上是弄中

國文學史籍一類東西的人，原無什麼好感於文言文。時代是變幻着前進的，骸骨之迷戀和裏小腳自我深惡痛絕的東西。我的文言止於「大地天流記」那樣，愛它的觸發和語趣，止於「表哥書」那樣，則是有一點兒骨梗在咽，不吐固然不快，吐了知道又有別的人感到頭痛，偶把宋代的留聲機片開唱一番，反覆重迴，那是因為它尚不爲人注意，因而要求警醒的緣故。不過這也許無用，並且我怕也太遲了，唯之與阿，亦如後之視今，雖然這裏仍舊不妨略加一點說明。

「懷鄉記」共包三個短篇的散文，因爲三十一年冬天和去歲八月，我曾經兩次之東，所見所聞，都順手記下了不少，故而把它們輯錄在一起，且以之名書。我深信除了作者本身，別人是不会明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愛讀它的人們可以觸摸到它蘊藏的清處，可以熟語了作者的寂寞和心苦。如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的吉川幸次郎氏即云異國心影錄「細膩親切，而毅然有大丈夫氣，此誠新中國文字，事變以前所未有也」，以我自己讀之，深覺這種「新中國文字」是寂持而脆空的，眼高手低僅是一因，因爲那僅可解釋其脆與持，至若空寂，則不免時與深谷傳聲之歎耳。吉川氏又說：「天婦羅不僅蝦屬，凡海鮮野蔬油煎者皆是，或云天婦羅即 temple 之轉，蓋其法由西人傳之，非本國舊有之菜也。」此意實爲吾文副署，不止感謝盛意而已。又如早稻田大學實藤穗秀氏は專治中日交通往還關係的學者，也有文對「懷鄉記」批評，北平日本評論雜誌譯出，我已讀到，凡此都於作者有益，乘此收集的時候，又大略刪增了數處。聽友人陶亢德兄說，魚返善雄氏正在日譯此記，將由菊池寬先生委

託文藝春秋社出版。際此時艱，當務之急正多，這却非是，雖不免惶慮慚慚，要亦可見一部分友人的厚情了。直拙是蠢笨的，然而直拙的本分深厚，其澤當亦久永。我對於日本民族的氣質，明白得很少，偶有所聞見，限於耳目，其實都沒有什麼。惟此實亦家人父子所不及知之私，終乃直覺的自己要求說話，兼又說得如此率直，心爽口快，終是痛徹的自有一番深觸，如魯迅先生昔日所謂中國如果要滅亡，定在別人之前一類的話，靜夜思之，時覺汗流夾背，或如一陣冷風，寒慄透骨，因為這究非推背燒餅一類的啞謎，有識的國人，體察起來，不論是知堂先生所倡的要研究宗教方面也好，長谷川如是閑氏所著如日本國民之性格也好，終須老老實實去接觸，要求互識和喚起自覺，才是道理，也是唯一的正理。

是爲序。

三十三年五月，校讀後識。

目次

漢園夢……………（一）

古城古學府……………（二）

漢花園的冷靜……………（三）

沙灘與駱駝……………（四）

起廢論……………（五）

再遊漢園……………（六）

風雨初談……………（七）

不是萬花筒……………（八）

廣州的吃……………（九）

風雨二談……………(六)

石揮七彩記……………(六一)

大地天流記……………(六)

千金一笑記……………(六)

學優……………(五)

談自傳……………(五)

看相……………(五)

南京的馬……………(五)

北平問答……………(五)

木偶戲……………(四)

山程……………(四)

病根譚……………(一二)

表哥書……………(二三)

子聞人歌……………(二七)

太炎一獄記……………(三三)

懷鄉記……………(三五)

異國心影錄……………(三五)

海客譚瀛錄……………(三五)

女畫錄……………(二九)

漢園夢

古城古學府

在普通任何一個大學校裏，閒談的時候，總常常聽到人們談起：這個大學裏面，曾經陸續的或在同樣的時期中有過多少位名教授，或是，從這個大學畢業出來的學生，有多少位已經成功了中國的某某幾方面的「偉人」。可是事實上，「偉人」二個字本來就很難說。於是乎北平某著名洋化的大學——已有三十多年與國同慶的歷史——的學生，在某一個不很公開的場合裏，曾經公開的說過：他們學校裏雖然沒有出過什麼特別有名的人物，可是南京紫金山上面的某一個巍峙的銅像，倒的確可算是本校畢業的某名雕塑家的得意的傑作。結果呢，這個大學的全體員生，從此由於傳統的習慣，經驗，和修養，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能夠很清楚的記憶這位雕塑界名人的大名。至於類似的其他方面，無論像黨，政，軍，教育，農，工，商界，等而下之的重要人才，也都一批一批的把他們的名字流傳在各地公私立的大學的人們的口耳裏。特別是政界裏的大小人物，大約最容易得到大家的豔羨。譬如，你到昨天止仍可以有緣聽見上海某教會大學的第一年級的學生，談起中國外交界有名的惠靈吞。顧三十年前

在他們校裏夜間爬牆偷出宿舍的韻事。當他在喝完冰淇淋蘇打，把話匣子打開的時候，那一種眉飛色舞的情形，真好像他親眼看見過似的，自然而然的流露著有一種不易形容出來的羨慕的感情。即使沒有產生過什麼大使的大學，也照樣的有他們的心目中共同崇拜的偶像：本校畢業的出過部長，廳長，專員，司令，……甚至參加太平洋學會的教員，列席什麼會議的校長，也無不膾炙人口的成為某某大學的『露敷盛哉』的記錄。這個，倘使我不願意掩飾的說，當然也是人之常情。假如你沒有忘記幾年前某雜誌裏登過一張富有諷刺意味的名片，牠所諷刺的深刻的意義，居然引起了某一部分人的赧顏和咒罵，那是一張名片上面印著『某省政府主席之同鄉某某』的笑話，那你一定能夠原諒這種慣會『惡揚善』的美德或專長，也應該算做中國的一種國粹。恐怕只有北京大學的學生幾乎是一個例外。這個大學，雖然有點兒違犯了『好漢不提當年勇』的原則，它的著名是因為有了四十多年的悠遠的歷史，又因為民國八年震炫世界的五四文化運動開始的時候是借它做了努力集中的大本營，至今還給予這幾十年間幾千萬人以極深刻極重大的影響，並且在這個大學裏面，這幾十年來所產生的特出的人才——如果也像其他各校標榜的所謂人才的話，——那麼，它所已經產生的能夠獨當一面的『要人』，也決計不僅僅限於區區的古語所常說的車載斗量。其中，有的已經是官高極品的長官，雖然在校內大約最少得人崇頌，也已列為黨國名人。有的也是大學校長，駐外使節，實業巨擘，文壇名流，列為二三流的知名人物。又有的竟然因著事業的不幸，羅網的株連，熱血的沸騰，成了著名的烈士；或環境的

惡劣，人事的蹉跎，變爲落伍的蠢蟲；甚或時移歲改，不知所終的，詳細統計雖然不易獲得，想來也不止三萬五萬，這些人都曾經在報紙的要電欄裏，排過或消失或大或小的鉛字，記載過多少的新聞。然而奇怪的是，在這個俯拾即是「要人」，同學多半不「賤」的古城老學府裏面，很少——我甚至於想說沒有——人會引以爲榮的提起上述的任何一班人的「光榮」的或「偉人」的史跡。就是在學校裏，當着胡適之或顧頡剛的面前，也不曾有一個學生走上前去，說上幾句應酬恭維他們的客套話，更從來沒有聽見過張口「院長」閉口「主任」的稱呼，雖然他們的名字在別處也許會令人心醉。也許偶然會有人談到黃季剛，劉師培，辜鴻銘，林損，陳獨秀，林琴南，蔡元培，然而，通常喜歡談他們的逸聞軼事的，似乎總是出之於白頭宮女話天寶似的老校工友之口的時候爲多。教員間閑談拿同事做材料的很少，學生呢，偶然說說是有的，譬如在圖書館翻看太平御覽翻厭了的時候，然而談話照例被大家——校內自己人中——認做是消遣時候的點綴，決不加以重視。我知道至今也許有人指得出北大宿舍西齋裏，葛天民君情變案女主角某君自盡的地方，但是決沒有人能夠或者願意，證明已經成爲文化界名人的傅斯年和顧頡剛同住的房間在那號。至於肯說我的同班的王君理在官運亨通，做到××省教育廳長，或李君現在在上海經營商業，賺了幾十萬幾百萬的財產那樣的話，那如果不是這些話有資格被大家認爲最無聊最討厭的腐化黨調，就是大家會指摘談說這些話的人的本身，大約是一個智識商

(I.P.) 很低很低的低能兒。

然而也許正是因為這樣，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裏，受過它的優美的薰陶和孕育的，雖然已經有過好幾十萬人，然而從來沒有一個人對他發出過一句輕微的贊美的話，並且把這句贊美的話，用筆墨加以形容。正好像我們對於自己的母親一樣，平素的大發脾氣，互鬧意見，新舊的衝突，禮教的爭執，幾乎沒有一時一刻我們會表現出來我們是在愛着她的，雖然也許當某一天的晚上，你和母親大吵大鬧之後，你忽然負氣去睡着了，到半夜偶然清醒的時候，你嗅着了你床頭的清新的花香，看見母親站在床前離着你，也許會不期而然的有一陣子熱淚的衝動。這個時候你纔有一點兒觸摸着母親的慈祥的愛境的深處的某一個微渺的角落。對於北京大學的感想，我不能夠說就是這樣，不過多少有一點兒彷彿。我在有機會考進北京大學以前，一向渾渾噩噩，聽到關於它的好處很少，進了北京大學以後，又一天到晚埋頭伏案，看到它的好處也仍不多。隨便的談起，它的歷史，校舍，教員，學生，工友，幾乎無一處不會叫人感覺着一種老譜，一種老氣橫秋的滋味。差不多在裏面居住了四個月以後，我纔習慣了它的生活，過了二年以後，我纔體驗出它的整個生活的合於至善。及至盧溝橋事變後，舊游星散，否則如果我仍舊有機會長住在東齋西齋的矮小卑濕的宿舍裏，我決不會，也不能寫出這樣一篇一定會被我的師友同學譏笑做低能的文章。我並不奇怪我要做一個公認的低能兒，然而我現在却不願再顧這許多。我不願意忘記，也猜想其他的師友同學們也永遠沒有忘記那霏濕滿牆，青苔鋪階的北大二院宴會廳，更決不會忘記那光線黑暗的宴會廳裏，東邊牆上懸掛的一幅蔡子民先生全身的油畫，和他在畫中

的容貌盎然和霽可親的笑容。這幅像，這個古舊的廳堂，也許就足以代表北大和北大人而有餘。我們一坐在那裏喝茶，一抬頭就可以瞧見蔡先生，同時也就可以回想起整整四十年的越是物質古舊，越見精神革新的北京大學的身世。現在我們離開那裏已經七年，宴會廳不知是不是從前的面目了，而蔡先生四年前在香港逝世，更讓我們增加多少無言的悲痛。有人出版書籍紀念過去的「水木清華」，我們，可惜我們沒有適當的文字來概括北大的全貌，不過，我倘若現在能夠抽暇寫一篇關於我最敬愛的學校的小文，雖然像這樣零零星星，若斷若續的寫得不成材料，因為低能兒的談吐總不會天才溢發，但是倘若能夠把我個人所感受的回憶，老老實實的紀錄下來，萬一有一點半點的說到了北大的對於中國教育的特別長處，多少也可以紀念一下綿長幾十年間的師友同學們的艱苦的努力，做將來復興計畫的奠基石下的一塊小小的泥塊，不僅是想紀念蔡先生畢生精力的經營也。這樣說來，我現在就先「賦得」記北大的教授的一個題目。

學校裏面的主體人物，照例應該僅有兩種：第一是學生，第二是教授。所以，簡單的說起，教授是各校都有，原已是像上海諺語所常說的：「囉哈稀奇」。並且教授既然是人類而不是機器，在這個機械文明已經發展到即使是笨重無比的機器也能夠很靈便的拆卸裝修的時代，若說兩足的高等動物的主腦——人——裏面挑選出來的知識分子最高的領導者，反而一定要固定在某一個城市某一所學校授課，一天到晚在這個學校裏賣勁，絲毫不許改變和活動，那豈不是笑話之尤？所以即使在北大，我所要開

話到的人物，也並不是在這個學校永遠註冊專利，不許旁鶩外務，不許旁人效法的「商標」。更嚴格一點來說，北大的教授們和學校學生間的關係，其微妙的程度，有非旁觀的人所能夠想像到的。譬如，在民國二十三四年間，北大千里迢迢的聘請了一位當代法學的「泰斗」T君來專任每星期二小時的中國法制史的課程。這位T君雖然學識湛深，名望甚重，指導研究也還適宜，但是其實課堂上的講授却並不一定高明。這都不用多提，最妙的是T君除在北大授課外，同時還兼任着另外一個著名大學的專任教授。那是什麼學校呢？清華？燕大？朝陽？中國大學？……都不是！我倘若告訴你，你就是把北平城裏城外所有的大學的名字背出來也還是要失望的。原來那是，那是上海崑山路旁的蘇州東吳大學的法律學院！結果，他不得不在北大常常請假，並把大部分的授課時間花費在平滬通車的大餐間上面。

這裏所講的只是一個例子，一個不很重要的例子，證明北大的教授們的最重要的工作，決不完成之於教室。北大的教授當然也常常按着鐘點到教室裏來——雖然也許他們常走錯了教室，看錯了教室門上的號數——，並且也多挾着「神氣活現」的皮包。不過皮包裏面，慚愧得很，大約很少有一本商務中華世界出版的近人著的「概要」，「發凡」，「大綱」，「基本叢書」等的厚書。那麼，皮包裏面有的是什麼呢？據我所知道的，大約如果講古籍裏要的關於戰國策的部分的話，那決不是帶一本梁啟超的「國學指導二種」或什麼國學概論之類就能夠敷衍兩點鐘的。可惜，陳宗起的丁戊筆記，金正

瑋的戰國策補釋，張尙瑗的讀戰國策隨筆，以至於舒藝室隨筆，曉讀書齋雜錄，此木軒雜者，爰山筆話，又在南方不大聽到有人談起過，甚至於讀書雜誌，札遶，過庭錄，潛邱札記，在上海都容易叫學生們頭痛，遑論其他？大約上海的大學生一輩子只能夠讀燕京大學燕京哈佛學社出版的「國策勘研」，因為其間有「哈佛」兩字，真是神氣。這樣說來，北大教授們的皮包裏面所有的零零碎碎大小線裝的本子，真是不應該！他們為什麼不買兩個匯利洋行的大題包裝在裏面，肥肥胖胖的，既中看又中吃？可惜北平並沒有匯利洋行，而北大教授們又十個裏頭不準有五個知道哈德門內的法國麵包房的正門是朝南還是朝北的。

至於教室內的演講，雖未必完全到了「陳腐」的程度，但是能夠催人睡覺的，可也真有些個人。胡適之，錢賓四先生的上課，都是採取演講的方式的；皮名舉先生到處宣稱決用演講的方式，並且在一百多人的教室裏扯破了喉嚨大喊他的湖南國語。上這三個人的課都是很有趣味的，他們所說的話都不至於「語無倫次」，而且總能條理不紊，清清楚楚。胡適之先生的談吐是可愛的，聽說已被列為世界十大演說家之一，雖然這一點我也是道聽途說，沒有直接問過，但是我倘若真去問他，他大約是必不否認的。我怎樣知道的呢？因為有一次聽他親口說出來：「我對於演講，也可以算是久歷疆場的老將了。從前我曾在美國和加拿大的聯合廣播電台上說話，……」。這段話在我聽起來是不覺得他有一絲一毫的自誇的意味摻雜在內的。這就是胡先生的嬌媚處。記得溫源寧先生「今人志」的胡適之